



救苦救難的

巴·士·特

• 仲立 •

路易·巴士特 (Louis Pasteur 1822-1895)，距今一四九年前的十二月二十七日，出生在法國東部的愛波斯 (Arbois)，那是一個出產葡萄的中心。

由於他的研究使人畜脫離瘟疫的苦海，保持健壯，也使我們知道空氣中存有細菌，可注射疫苗來預防傳染病，真可以算得救苦救難了。

在以前的黑暗時代裡，人類簡直不知道保護健康的知識。醫病的事，全交給走方郎中、剃頭匠、祭司、僧侶(和尚、道士)密醫、庸醫去料理。歐洲常發生大瘟疫，大街上堆滿着屍體。人們都十分的迷信，一生病了就認為是走上了死路。庸醫趁機騙錢發財，那管人的死活？

黑暗無知的時代

那時的一位名醫布拉文 (John Brown) 只有兩種治病的藥——酒和鴉片，就是用酒來刺激病人，或用鴉片來麻醉，別無他法。後來他自己病了，先喝下大量的酒，又吃下鴉片，結果送了命。

還有一位名醫斯圖爾 (George Ernst Stahl) 唯一的治病法，是放病人的血。在十八世紀，放血治病，成為唯

一盛行的醫術。那時的人要病得很厲害，才肯進醫院，等於是進了死屋。凡進醫院求治的人，都有求死的決心，甚至對親友事先告別，多半是不能再見了。

一七七一一七七年間，巴黎孤兒醫院，三萬嬰兒死了二萬五千。一般醫院中的擁擠和腐敗，也極為可怕。瘋狂病患者，被禁閉在冷溼的地窖中，接受拷打潑冷水的虐待，或強迫服下種種烈性有害的藥物。病人都想設法逃避。

每個醫師都各有專利的藥物，在病人們的痛苦上，堆積成巨大的財富。美國康州的拍琴茲 (Elisha Perkins) 是一個狡猾的醫師。一七九八年利用人們的無知，製造了一種號稱能治百病的針，實行專利，許多人大受其愚。後來秘密雖揭穿，柏氏已成巨富。

十九世紀初期的外科手術

，在一百次開刀中，至少有五十個要死亡。婦女因生產而致死的，亦極普遍。黃熱病和瘧疾，都是天災，人力無法治療。在夏天裡，成千成萬的嬰孩死於霍亂。

盲人也與瘋人一樣受到虐待，成羣的盲丐流落街頭。

好人被關進獄中

一七四九年狄德羅 (Denis Diderot) 想發明一種教導盲人讀書的方法，却被關進獄中，懺悔了三個多月，說他不該有這種冒犯上帝的思想。盧騷 (Rousseau) 到獄中去探望他，並提議創設一種凸體字母，給盲人識字。迫於當時的惡勢力，未能實現。但好的思想畢竟不會消滅，後來布雷爾 (Louis Braille) 造成了凸體字母，到如今仍造福盲人。

一個會治外科病的剃頭匠 帕累 (Androise Pare 1510-1580) 是個好醫生。他是第一個取消用滾油和烙鐵去治受傷兵士的人。他將斷了手足傷兵的脈管，縛起來治療，而不用火去燒，是一個大改良。

不過他一人力量太小，其餘的剃頭匠，還是用那種錯誤的技術，繼續在害人。當時的醫師雖比一般的剃頭匠懂得多些，可是在一般人眼中，外科醫生與剃頭匠毫無分別。

這種態度，經過許多人的努力，才慢慢的改革了。外科

巴士特常常工作到深夜



史上的先鋒，都是法國人。此後的醫術雖也逐漸有若干的進步，但對疾病的來源，始終未明其妙。生了病無法治療，人人感到恐懼與痛苦，只能希望於神跡的出現。巴士特就生長在這樣的世界上，他的出世，確也就是人們所希望的神跡出現了。

他是皮匠的兒子

巴士特的父親約式夫 (Jean Joseph) 是拿破崙失敗後退伍的軍人，沒有受過好教育。回到家鄉愛波斯，開設皮革廠。他雖是個粗人，却希望兒子接受好教育。巴士特的母親生性活潑樂觀。

有誰會知道，後來愛波斯這個小地名，竟揚名世界，永垂不朽。這個拯救千萬萬生命的人，當時就是生長在這裡，穿著破褲，在泥污裡遊玩的窮小孩，名叫巴士特的。

皮匠約式夫算是有志氣的，希望他兒子能成為教師

生物世界

速效 省錢 安全的王牌除草劑

殺草靈液劑

蚜蟲特效藥

克蟎丹乳劑

紅蜘蛛特效藥

豐利果乳劑

(即 尼斯爾 乳劑)

水稻二、三化螟蟲，稻苞蟲，
果樹柑桔害蟲

超級大滅松乳劑

特製

水稻二、三化螟蟲，稻苞蟲，
甘蔗白螟、紫螟

超級大滅殺乳劑

超級克萬蟲乳劑

一登記農藥一

製造廠：日東化學股份有限公司
地址：台北市重慶南路1段31號
電話：20770·20660

初接觸到都市的繁華，使他有點發慌。他忘不了故鄉的小橋流水，青山白雲，兒時的友伴，一度害了嚴重的思鄉病。幸而不久，求知的熱忱，醫好了思鄉病。他變成起早落夜愛好工作，又能束身自好的青年。他不愛競技，不談戀愛

，那是值得驕傲的職業。於是湊足學費，送巴士特到巴黎去上學。那時巴士特十六歲，好像希望做個畫家，對繪畫有些天才。巴士特幼年潛心於人像畫，作品非常好。現在仍掛在巴黎的巴士特學院中，他真是個多才多藝的偉人。

到了巴黎，給馬麗的信，他是如此寫的：『凡是深知我的人，都是極端的愛我；不過在他們之中，沒有一個是女人。』他倆相識只有一年，一八四九年五月二十九日，馬麗就做了他的新娘。結婚後，他給好友寫信：

，也沒有低級的嗜好。他只有工作和興趣，並發現世上最好的東西是科學。他抱持這樣的精神，讀畢了巴黎師範學院的課程。二十五歲（一八四七）就被任為第戎（Dijon）大學的物理教授。一八四八年（二十六歲）在家鄉附近的斯特拉斯堡大學任化學助教。院長勞郎（M. Laurent）有個待嫁的漂亮女兒。不到幾個星期，巴士特就自我介紹，寫信給院長，並向他的女兒馬麗（Marie Laurent）求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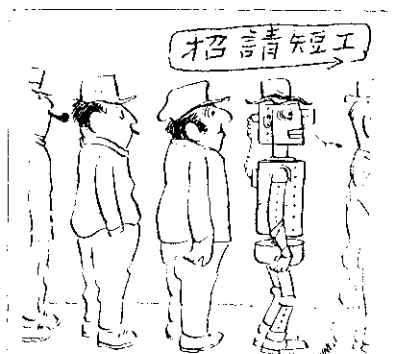
他的妻子並不奢望物質享受，照顧丈夫無微不至。她養育孩子，料理一切家務，使巴士特得安心努力於科學工作。她後來於一八七六年起在實驗室裡充當他的助手，是巴士特最好的合作者。

他在學術上研究的成功，平和的家庭生活，對他幫助不少。『我所希望獲得妻子的一切德性，都在她身上找到了。』巴士特對學術工作的熱心，更是難以形容。就在他結婚的那天，還仍在實驗室工作。他們的婚後生活，非常幸福與快樂。

美滿的家庭生活

有時飯菜冷了，或是夜深了，巴士特還沒有停止工作時，她總是耐心等待，從不說一句怨言。她是他的妻子，但科學是她丈夫的主人。熱心而疲乏的巴士特，深夜還從顯微鏡裡，窺看奇妙的東西。

她倆夫婦私生活中，也有不幸的事：大女兒珍妮（Jeanne）於九歲死亡，兩歲的凱密爾（Cecile）又患傷寒，於一八六六去世。一八七一年法軍被德國打敗。傳說那年二十歲的兒子貝普太斯特（Jean Baptiste）也在這次戰役中失蹤。巴士特丟下工作，跑到敗軍中去找兒子。



在未來的世界裡，機器人也來應徵招工。——W. F.

巴士特三十五歲時（一八五七）的夏季，搬到了里爾（Lille），日夜關在一間悶熱的小屋裡工作。室中放滿了瓶瓶管管、酒精燈、奇怪的爐子，更充滿了難受的臭氣。巴士特一身污穢得有失體面的衣服，在其中團團轉轉的忙著，一直繼續了整整的十八個月。

未完·下期續一